阅兵往事

朱秀坤

儿时的国庆节，最让人兴奋的莫过于观看“大阅兵”，一队队方阵威武雄壮地迈过长安街，一声铿锵有力的“敬礼——”方阵齐刷刷立即甩头，踢腿，正步，一步一动，“咔咔咔”刚健有力地踢过天安门广场，那整齐的伟岸与如虹的气势，还有军人特有的挺拔英姿，排山倒海样的阳刚之美，真叫一个带劲儿！谁的心里不会因此燃烧起一股不灭的英雄主义情怀？

19岁那年春天，我如愿穿上了心仪已久的一身海军蓝。可巧那年我们部队要举行阅兵，虽不能与三军仪仗队相比，但一天天训练下来，强度不言而喻。分解，连贯，跨立，报数，站如松，坐如钟，踢腿一阵风，落地一个坑，从齐步到正步到跑步，从立正、稍息到练军姿，业余时间还要练蛙跳，练俯卧撑，练仰卧起坐，走浪桥，练单双杠，还得熟记动作要领……没日没夜。天气热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汗水湿了鞋，湿了背，背上起了盐霜，脚上磨出泡，起了茧，有的甚至还流了血，但我们的信念不减，激情不退，苦着累着，心里是欣慰而充实的。最开心的是队长的一声赞美。看到自己的肱二头肌又结实了许多，脸上更添了几分刚毅之色——那是离心中的阅兵英雄又近了一步啊！

国庆节那天，我们换上新洗的军装，戴上崭新的白手套，昂首阔步来到阅兵场，正式参加阅兵仪式。心头真是激情澎湃，小鼓似的咚咚敲个不停。雄壮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响起，阅兵开始，基地司令员特意到我们部队检阅。老将军右手轻触帽檐，挺直腰板敬一个军礼，神色庄重：“同志们好！”我们齐声回答：“首长好——”将军加重语气：“同志们辛苦了！”我们声嘶力竭地吼：“为人民服务——”感觉走向战场、报效祖国的神圣与自豪立即注满心窝。同时绷直两腿，摆大臂，以最标准的动作甩头，瞄准右前方，一排一排门板似的越过主席台，心头的那股子豪迈与激动真让人无比幸福与陶醉。走过主席台，我发现不少人眼里涌出了泪花，那不是委屈或辛酸，是好梦成真的幸福浇灌出的最美花朵。

那天的阅兵典礼结束，我们方队夺得了基地第一名，每人得了一个嘉奖。全连大会餐，还破例喝了酒——啤酒，一人一瓶。然后放假，过一个喜庆而轻松的节日……那是我当兵生涯中，最难忘的一个国庆节。

岁月沧桑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，在为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备感自豪，为新中国的繁荣昌盛而热情礼赞，为一个一个新成就的取得而欢欣鼓舞的同时，我还怀揣着一个老兵的激情与梦想，那就是端坐在电视机前，实时收看阅兵典礼。我要看一队队气宇轩昂的方阵正步迈过天安门，听广大官兵们山呼海应的队列口号，看共和国精良的武器装备彰显出我们的国威军威，生动展示出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。在雄壮高亢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的旋律中，在心中再踢一回正步，参加一回阅兵，再心潮澎湃一次，过一回军人瘾。

对了，我还要叫上妻子，还有初入大学校门的女儿欢聚一堂，一起观看。在激动兴奋、热血沸腾的同时，倍添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。也许方阵中，还会遇上我当年的老战友，或者我带过的兵吧，那真叫喜出望外，该是多让人振奋开心的事啊！

再访柯灵故居

范守纲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多次访问作家柯灵先生。其时，我在《语文学习》杂志供职。拜访是为向先生约稿。此后，往来渐多，还因为我的工作单位与先生住所（复兴西路）邻近，相距不过200米，有时路上就能相遇。柯灵先生去过我社门卫室，留下字条，托我代购一些书刊。直到2000年先生夫妇先后辞世。以后，我再未去过旧居。2010年，柯灵故居列为“不可移动文物”，对外开放，我遂有再访故居的机会。

柯灵故居有二层。一层布置柯灵生平展厅及书信展厅。二层是先生原住所。我登上二楼，环顾四周，心情有些激动。屋内客厅、书房、卧室、厨间，这些地方当年我都到过。眼前陈列规整，默然无声，多了一分肃穆，少了先生夫妇和蔼可亲的招呼。

初见柯灵先生就在这间客厅。他翻看我带去的《语文学习》杂志，认真地说：“语文教育很重要。语文修养是奠定人一生成长的基础。”他说：“要重视文字表达。文字不同于口语。说话可以用音调、手势、表情作辅助，而文字只能靠准确、鲜明、生动。”柯灵先生是中国著名散文家、杂文家、编辑家和剧作家。《不夜城》《为了和平》等家喻户晓的影片都是他的作品。他的散文大气、凝练，可谓字字珠玑。说到自己的散文写作，先生深情地说：“岁月无情，等闲白头，半世纪以上的沧海明月，桑田日暖，使我经历了多少忧忿慷慨，欢喜赞叹。纸短情长，自愧才薄，有负于水深浪阔的时代。”（《柯灵散文选·序》）

我向先生约稿。先生其时正埋头撰写上海一百年巨著，实在无暇顾及。我从陈国容阿姨（柯灵夫人）处得知，在共同生活中，她最了解柯灵先生的写作情状，由她来写先生的创作经验和语文修养，是合适的。经我再三请求，国容阿姨终于应允，后写成专文在《语文学习》发表（1984年第4期）。

国容阿姨多年从事教育工作，曾任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学校长。老两口相濡以沫几十年，眷眷深情，令人感动。柯灵先生多次说，生活上全靠国容照料，才能全心写作。由此，我想起一件往事。1986年夏丐尊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浙江上虞举行。夏弘宁先生（丐翁长孙）安排一辆面包车停在柯家门口，邀请柯灵先生夫妇、作家程乃珊夫妇和我共5人同车前往。记得活动结束后回沪路上，途经杭州西湖，大家下车稍事休息，活动活动手脚。有人惊呼国容阿姨不见了。又有人说，看着她坐一辆三轮车往西湖方向去了。柯灵先生深怕耽误大家行程，不无歉意地说：“她腿脚不便，已经多年未出家门。她是太想看看西湖了。”先生为夫人说情，我听之心动。这时又有人喊道：“三轮车回来了，回来了！”小小插曲，可见两位老人心心相印。

流连许久，我转身下楼，走出故居，不由得再回望一眼这熟悉而又陌生的老屋。

烟火葱兰

梅莉

早晨，推窗，感觉到一丝秋凉。最美的秋季就在不经意中拉开序幕。上班途中，我穿过林中小径，看到树下一大片葱兰，齐齐开出了朵朵小白花，温柔而安静地呆在一隅，冷冷清清地风风火火着。它们挥舞着俏丽纤细的身子骨，撑开六角白瓣黄蕊的小花伞，向我灿灿地打着招呼。嗨，早上好，是老朋友啦。

十年前，我刚举家搬迁到这座城市，四顾无亲，连找个坐下来喝咖啡的人都没有。于是，把眼睛投向了植物，却发现小区里繁花细草众多，植物盲如我大都不认识。第一眼被吸引的是：树下这一大片开得正悠然自得的小白花。我好奇地蹲下来，仔细地研究着这究竟是什么花，看着有点像韭菜，又有点像葱，到底是什么花呢？这是我与葱兰初次见面，两两相看，互不相识。于是，我拍下一组照片，发给懂花的友人看，问她这是什么花，朋友说，葱兰呀。

噢，葱兰。挺小家碧玉的名字，既有葱的烟火味道，又有兰的脱俗之气。忽然想起有个叫梅兰的女同学，圆圆的脸儿圆圆的眼睛，不知今在何处？

但自从我认识了葱兰后，年复一年，每年的夏末秋初，都能看到它们的存在，从不缺席。似乎它们天生就适合在这片树下充当背景墙，无人关注无人赏它，除了我。葱兰，这么有烟火气息的低调小花朵是绝对不会引人注目的，它不是高贵的牡丹也非娇艳的玫瑰。没开花的时候，纤细的身体如草似葱，谁也不会多看它一眼。开花了，小小的白花朵儿，远远地看，也不过像是邻家姑娘身上的碎花长裙，颜色素到只有青白二色，细细碎碎地在风中摇曳。

就像走在雕栏玉砌的大观园，跟在凤姐儿、宝哥哥、林妹妹、宝姐姐后面的一串小丫鬟，忙忙碌碌却没有什么存在感。只是定睛一看，倒也有很多聪明伶俐、细眉细眼、容貌不俗的姑娘，嫁个好人家应该是个会过日子的巧妇，就像备受凤姐赏识，伶牙俐齿的小红吧。

不过，我觉得葱兰的好，就好在它立足于人间烟火的坚定信念——在哪里都可以安身立命，安心做着小配角，没有高远的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。翠绿色的叶子上举着小小的白色花朵，即使铺成一片，也没有多大的气势，却让人感动。星星点点的素白，让我想起陪衬玫瑰的满天星，高大艳丽是一种美，细小素净也是一种美呀，我当然觉得葱兰很美。

前几日，台风掠过，大雨如注，路上满目都是被暴风骤雨打落的树叶，平日吸引众人目光的明艳花朵此时都纷纷落红满地姿态狼狈，忽然担心起老朋友——纤弱的葱兰。走过去一看，有点惊讶：葱兰安然，每一株都被雨水冲刷得异常清冽明亮。朵朵小花，此时正闭合着花瓣——这是葱兰的高明之处吧，在暴风雨里紧紧合起，作自我保护。待第二天雨过天晴，花瓣又舒展开来，依然还是开得那般天真烂漫，似乎并没有遭遇过什么，中间的娇黄嫩蕊显得格外温柔静好。葱兰真是冰雪聪明呢，风雨袭来，它懂得自我保全，风雨过后，它亦无惧无忧。葱兰虽然出身卑微，但它花期很长，在争奇斗艳的花花世界里，不争不抢，怡然自得，活成自己。

算了算，与葱兰相识快十年了，十年，我早已融入这座城市，从青年步入中年，青春逝去，而葱兰，年年还是初见时的模样。我找到自己与葱兰的相似之处：我们各自在自己的烟火世界里努力地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
边看边聊

灯笼

王礼鑫

我考上大学的时候，父亲的事业已经在下坡路上了。父亲的事业顶峰停留在四十出头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他先是担任我们县印刷厂副厂长，后来是厂长。父亲虽然仅有初中学历，但他刻苦好学，在印刷厂的装订、排字、机印等主要车间工作过，成为少有的技术全才。而且，他做事仔细、严谨，长期负责县委县政府文件、《县志》等的校对工作。家里至今还保存着全县《概况》——一本厚如词典的八十年代出版物，在末页的编辑说明中，他的姓名作为校对人员赫然在列。我估计，父亲有可能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上了书的人。

可是，我不怎么喜欢事业巅峰时期的父亲。原因简单：中学尤其是高中三年，入睡困难的我，经常被醉酒、迟归的他干扰。头几年，他应酬颇多。有时候，安排在家里招待客人，经常吃喝到我下晚自习回家。1992年前后，他调到服装厂，降为副厂长，应酬少了一些，但开始贪杯。高考前一晚，他没喝酒，到家时还蹑手蹑脚，但我还是从浅睡变成了焦躁状清醒。

1993年的四月，家里突然做起了茶叶生意。每天中午，总有小商贩扛着两麻袋绿茶送到我家。父亲和母亲一边忙着招呼，一边检查茶叶，论质谈价。妥了，称出分量，付钱给人家。那时，县国企日渐萧条，眼看着我下半年有可能要上大学，父母亲想尽办法要给我挣够学费。父亲一位好友给父亲找了一个赚钱的机会，而且垫付了六千元的全部成本。当时，我一门心思都在准备高考，自然不知道父母为何突然就做起了茶叶生意。印象颇深的只是：明晃晃的阳光打在细嫩细嫩的炒青上，满屋的茶香。大学入学时，母亲让父亲带足了四年的二千四百元学费以及半年六百元生活费。交学费的那一刻，我还小嘚瑟了一下，以为家里日子还不错。

八月底，我要去武汉上大学了。因为不放心我第一次离家，父亲一路护送。我们先从县城出发，坐长途汽车，颠簸八个多小时到市里，然后等第二天换乘火车。火车是绿皮车，硬座，六百多公里，从下午到次日清晨。一下车，就沐浴在“火炉城市”30多摄氏度的桑拿空气中。接待的学长们为了赶饭点，热情地接过行李就骑着三轮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了。父亲担心行李丢散，小跑着追了过去。等我办好手续到寝室，他全身湿漉漉地坐在床边，铺盖都已经收拾妥当。吃完午饭，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，我既失落又兴奋，憧憬着未来。事隔多年，母亲告诉我，父亲当天下午就住院了。他突发眩晕，寸步难行。他们服装厂在汉阳有个合营企业，于是，他找到同事帮忙照顾，在附近医院住了一个星期。一开始因为中暑，后来又被查出低血糖。我距离他不过二十公里，但他怕我分心，设法瞒住了我。

去年腊月三十，我和姐夫、外甥等一起去给安葬在坡地上的父亲烧纸钱、送灯。父亲四年前突发心梗，抢救回来后，又被肝硬化所折磨，去年走了。除夕入夜，我和母亲围坐在电炉旁。对面邻居打开了新灯笼的开关，暖暖红光立刻也映照在我们家的玻璃窗上。刹那间，我回想起一个景象：九四年春节，在那个筒子楼顶楼最角落的门户，也挂了一个红红的大灯笼。那是父亲张罗着买好、挂上去的，也是我印象中我们家唯一一次挂灯笼。亲友们都知道，尽管事业不顺、生活艰难，但父亲还是有一件高兴事儿：儿子考上了大学。他说过，过日子嘛，有忧有喜，搞不好还是好坏各半，但该红火时还是要红火。那年，从外面回来，朝家望去，远远地，我都能看见那个灯笼。

七夕会

香炒热白果

高岁喜

急雨收残暑，西风吹暮蝉。

去年秋天，研讨会选址苏州东山，会后，苏州好友邀游东山。此行是源于童年温馨的回忆——寻访曾经叫卖香炒热白果的小贩。在村民的回忆和帮助下，终找到了曾在上海叫卖的小贩。

得知我们来意，老人兴奋了。院子里的灯光，泛起秋夜薄雾般寒意，老人身影，被这光拉扯得瘦长了。进了院门右边屋子，西面墙角，错落地挂着几张蜘蛛网。满地散着镰刀、粪桶及锄头。东面墙角，一口旧柜子却异常整洁。打开柜子，老人脸上皱纹舒展开了。柜子上方挂着当年那蓝布褂子、小马甲，一副挑子，古黝黝的，却是完整的。它们都有故事。而我的目光，落在了蚌壳铲子上。

香炒~热白果~香又香来~糯又糯~三分洋钿~一小包~五分洋钿~一大包~~

嗲呦呦的苏州吴语叫卖声，不徐不疾，抑扬顿挫，从弄堂口响起，弄堂中间便起了回音，糯糯地扩展到左弄右堂，撞挤着石库门，寻了缝隙，钻了进去，轻轻地拍着厢房窗户玻璃。一会儿，几扇黑漆的门开了，双手蹭着围单的阿姨，布鞋不及拔上跟，嚏哩咤嘞出来了；放学的孩子们，书包拍着屁股，嗝噔嗝噔跑来了；我拽着阿娘湿淋淋的手，寻着叫卖声，焦急地赶来了。

小贩的挑子倒也简单，已磨光滑的扁担，两头微微向下弯曲，前后两个木桶，古黝黝的。后面木桶存放生白果，一个棉盖子，上面一个木盖子；前面的木桶，底下存放炭煤，上面架着红泥小炉，几缕火苗舔着小镬子边沿。小贩见人们围着，便抓一把白果，悬着手，让白果从指尖跌落镬子，发出嘀哩哆碌声响，恰似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。

翻炒白果为什么不用金属镬铲？西巷村老人解答：“蚌壳轻便，翻炒白果不会变色。”小贩翻炒有其特点：抄起白果，三高一低，落入镬子，快慢不一，声音便有了韵律，同时，嘴里流淌出顺口溜：“苏州东山白果好，白壳碧肉糯又饱。小囡五颗大人九，男女老少忘不了。”硬币在孩子们手心，已捏得汗渍渍，踮着脚，小脖子向前伸着；阿姨们抬起右臂，盖过孩子头顶，把钱塞向小贩，臀骨一扭，撞挤开了边上的孩子；我也推搡着阿娘向前挤。

“啵”的一声裂响，白果裂缝钻出一缕诱人的清香。人们目光，直直盯着镬子里的白果，咂舌舔唇，二腮唾液涌到了舌尖。这时的小贩倒也显得“慢条斯理”了，包了大包、小包，收钱、给包。嘴里还不时叮嘱：“小囡吃五颗，大人吃九颗。多吃要中毒，再吃来等我。”

小贩的香炒热白果确有独到之处，白壳不焦，颗颗开裂。趁热，阿娘剥去硬壳，我撕下薄衣，手指一抖，一颗完整的、翠绿色白果仁，转着圈停在阿娘手指边，嗨——我问道：“白果仁怎么和阿娘翡翠戒指一样的翠绿呢？”阿娘笑道：“小馋虫，不要把阿娘的翠戒也吃掉哦！”

炒白果是香糯的、清甜的，阿娘和我咯咯咯地笑了。这笑声浸透了童年。

童年就像白果，青白的，碧透的。望西风而长叹，感时日之不再。秋天夕阳坠落，寸寸红晕渲染着天地，那叫卖声总在耳际萦绕，挥之不去。

美食

敬礼，伟大的祖国

董佳文 画

夜光杯